

# 论徐訏小说中的暗示艺术

金 凤

(台州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临海 317000)

**[摘 要]** 徐訏深受中西方文化的影响,善于在小说创作中运用暗示艺术,在其部分小说中的标题设置、人物命名、意象选择、景物描写、细节设置上都有明显的体现。暗示艺术的运用,一方面能使抽象的情感具象化,促进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流;另一方面也让徐訏小说呈现出简约含蓄的文体风格。

**[关键词]** 徐訏小说; 暗示艺术; 简约含蓄; 具象化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7)03-0110-05

冯友兰曾经认为:“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览无余,是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诗歌、绘画以及其他无不如此。”<sup>[1]</sup>事实上,暗示作为一种艺术手法,在古今中外的艺术创作中都普遍存在,如象征派领袖马拉美认为的“诗写出来原就是叫人一点一点地去猜想,这就是暗示,即梦幻……一点一点地把对象暗示出来,用以表现一种心灵状态”<sup>[2]</sup>。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引用梅尧臣的“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语,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等都是强调暗示艺术。作为深受中西文化影响的作家徐訏,潜移默化中继承了暗示的表现艺术,在部分小说中的标题设置、人物命名、意象选择、景物描写、细节设置上都有明显的体现,不仅使其小说中抽象的情感具象化,促进了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流,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其小说简约含蓄的文体风格。

## 一 徐訏小说暗示艺术的不同形态

在徐訏的小说文本中,暗示艺术的运用随处可见,概而言之,其不同形态主要有以下几种:

### (一) 标题设置的暗示性

作为文章的“眼睛”和“第一外表”,标题也显现着作者的思维能力和艺术创造才能。纵观徐訏小说的标题设置,从长篇小说《风萧萧》、《江湖行》、《时与光》到短篇小说《盲恋》、《炉火》、《笔名》等,无不简洁明快,然而仔细揣摩,却言约意丰,这均是作者在标题设置上善用暗示的结果。如在小说《炉火》中,陷入情欲魔团而不能自拔的叶卧佛先后经历了沈其萍的红杏出墙、白玉珠的爱慕虚荣、李舜言的卑

劣虚伪、卫勒的始乱终弃,甚至对儿子的女朋友产生了非份之想,并在盛怒之下枪杀了亲生儿子。最终,精神崩溃的叶卧佛在焚烧女人画像的炉火中自焚。作者通过意识流的手法把主人公所感受到的内心挣扎、空虚和痛苦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现。因此,标题“炉火”并不仅仅只是实指焚烧画像的炉中之火,更是暗示着现代人所感受到的焦灼空虚、悲观绝望正如熊熊燃烧的炉火一般炙烤着人的内心,并最终将人毁灭。而在小说《笔名》中,事业有成的丈夫为了不让妻子知晓自己的文学才华,特取笔名“金鑫”发表作品,妻子因为经常阅读文学作品而在想象中爱上了笔名为金鑫的作家,并取笔名“越亮”发表多篇写给金鑫的情诗,甚至因为对金鑫的感情要和丈夫离婚,殊不知金鑫就是自己眼里毫无情趣的丈夫,而丈夫也不知道文风犀利的女诗人越亮就是自己的妻子。最终,在互不了解中因为金鑫的死亡而天人永隔。应该说,人际关系中最亲密无间的莫过于夫妻,然而这对夫妻却貌合神离,都用笔名把自己本真的一面掩藏起来,彼此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因此,标题“笔名”不仅仅是指文中主人公发表作品时取的别名,更是展现出夫妻之间就仿佛读者无法知晓取了笔名的作者的状况一样无法沟通、互不了解,甚至爱上了匿名写作的对方,强烈地暗示出人生的荒诞。类似的还有小说《风萧萧》、《盲恋》的标题设置,“风萧萧”一语除了赞美女主人公白苹如荆轲般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外,也暗示出战争年代人命如蝼蚁的悲凉境况;《盲恋》中盲女微翠与奇丑无比的梦放相爱,并过着伊甸园般的世外生活,然而恢复视

**[收稿日期]** 2017-02-06

**[基金项目]** 台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立项课题“论徐訏小说对古典文学传统的继承”资助(编号:17GHY06)

**[作者简介]** 金凤(1983-),女,湖北随州人,台州学院人文学院讲师,博士。

觉之后的微翠却无法克制对梦放相貌的厌恶,却又不忍伤害已为自己自杀过一次的梦放,最终为了兑现自己的承诺而选择自杀。因此,“盲恋”不仅仅是指目盲时的恋爱,或如文中所说的“只有盲目才配有恋爱”,也暗示着得与失的二律背反,也即残缺就是完美,失去就是获得。

除此之外,如《时与光》中的小标题“传记里的青春”、“舞蹈家的拐杖”、“巫女的晶棕”等也具有明显的暗示涵义。它象征着人生的三个阶段,从充满激情的青春,到经受挫折也要前行,最终走向尘埃落定的人生。然而,在这篇小说中,萨第美娜太太已消逝的青春却只能通过传记的写作来挽回,红极一时的舞蹈家陆眉娜凭借自己的年轻貌美肆意地放纵自己的欲望和虚荣,却也因此毁了一个舞者最宝贵的双腿,而深陷情感纠葛的郑乃顿直到生命消逝的那一刻才真正放下前尘往事。在这里,作者把“传记”和“青春”、“舞蹈家”和“拐杖”两组具有悖论性涵义的词语并置,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讽意味。萨第美娜太太的想在传记里挽回已失的青春、舞蹈家的使用拐杖以及郑乃顿临终前的彻悟正是一种无法消解的痛楚,强烈地暗示出人生在世的荒诞性。这种具有暗示含义的标题,既寄寓深刻,闪现出哲理的光华,又颠覆了读者的思维惯性,从而激发起读者在审美阅读中不尽的思考和深入的探索。

### (二)人物命名的暗示性

索绪尔曾认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sup>[3]</sup>而人物名称则是浓缩了的语言的文本,即人物的名字也是一种特定的符号,寄寓了作者丰富的创作意图和情感表达。在徐訏的部分小说中,人物命名也饱含深意,或暗示人物的性格特征,或揭示人物的心理状态,或折射出作者对人生的看法。如《江湖行》中的农家女阿清,虽为战争所迫沦为妓女,但其内心依然是冰清玉洁的,当她发现自己成为男主角的情感负担时,毅然选择了自杀来成全他人,高贵无暇的品质可见一斑。类似的还有小说《彼岸》中的女主人公露莲,《笑容》中的男主角钱令真。莲花在佛教中明显是圣洁、吉祥、清净的象征,“露莲”这个名字一方面暗示着女主人公自身的纯洁美好,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其身上的佛性,她在死后也成了神。而对于钱令真而言,对金钱、权利的追逐令其本真的虚伪、假仁假义暴露无疑,作者对他的讽刺也通过人物的命名展现得淋漓尽致。

而小说《自杀》中,作者为主人公取名为“王三多”,多即是多余的意思,它很好地暗示了人物的心理状态及其最终的结局。大陆时期,父亲和地主郭恩代的死亡阴影始终笼罩着王三多,逃亡香港后,表

哥的被捕,生活的无着落让他更是觉得活着是如此的多余,并时时萌生死亡的念头。因此,当他准备偷富商施先生的钱包却意外的发现睡在床上的施先生已服毒身亡时,那种活着的多余感更加强烈,在他看来:

“像他这样都自杀,那么我,自从生出来,一直这样苦。为求生而杀人、而逃亡、而偷东西、而也许被捕,也许被冤枉,也许……还活着干什么?”<sup>[4]</sup>

最终,活着的这种多余感让穷惯了的王三多在一直渴望的金钱面前毅然选择了死亡,他平静地服下了施先生未喝完的毒药。由此可见,人物的命运在作者为其命名中早已被暗示了出来。类似的还有《过客》中的王逸心,“逸”有隐藏、逃避之意,王逸心曾是上海的富家子弟,在经历过大陆的“三反”、“五反”以及企业破产后,精神备受打击,即使来到朋友周企正家作客,也整天独自关在房间里,完全封闭了自己的内心,逃避世界。最终,他毅然地选择了自杀。

而在《江湖行》中,作者则通过人名“印空”来折射出对人生的看法。这是女主人公映弓还俗前的法名,却印证了人物一生的命运遭遇。映弓先是被男友始乱终弃,生下孩子后满腔热情地投奔革命,却发现革命的虚幻。临终前,为国捐躯的她却否定了自己的一生,认为自己的一生没有一步路是走对的,并希望孩子不要像自己活的这般苦,然而孩子已经先于她离开了人世,她最终的希望也成了空。可以说,印空的整个生命历程恰恰印证了人生的万境归空,这种万境归空的感受更多的是作者徐訏藉人物之口的现身说法,因为这篇小说是徐訏对自己人生最全面、最深刻的总结,他在其中想说的不是故事,而是生命。

### (三)意象的暗示性

意象是客观形象与主观心灵融合而成的带有某种意蕴与情调的物象,意象的情感性特征使其成为抒情文学特别是诗歌的基本元素。尽管如此,以想象、虚构为主要特征的小说叙事同样为意象的孕育提供了广阔的土壤,这一点在徐訏的小说中即有明显的体现。

徐訏在小说中非常注意用色彩意象来表情达意和暗示人的心理,在他的小说中,色彩并不是一堆没有生命的杂色,“它是作家思想或意念的形象化,心理或心灵状态的形象化,对色彩的运用能够架起象征之桥,通向色彩本身之外的意义的探寻。”<sup>[5]</sup>例如,小说《鬼恋》中对“鬼”的描写:“月光下,她银白的牙齿像宝剑般透着寒人的光芒,脸凄白得像雪,没有一点血色,是凄艳的月光把她染成这样,还是纯黑

的打扮把他衬成这样,我可不得而知了。”<sup>[6]</sup>黑与白,两种颜色的极致对比,在这里是最诡谲神秘的体现,它一方面暗示了“鬼”在黑色恐怖下革命激情褪却后隐居都市的黯淡心理,另一方面也喻示着其孤高、清冷的气质。类似的还有小说《园内》中的梁小姐,似乎永远穿着白色的衣服出现在月光下,它暗示了梁小姐如皎皎月光般纯洁、美好,但也如这莹白的月光一样柔弱、惨淡,最终消逝在人间。而在小说《旧神》中,出国前的微珠最喜欢的则是绿色,绿色暗示了其对生活充满了热情,这也为她随后在爱情遭遇背叛后产生强烈的报复心理埋下伏笔。而在《时与光》中,作者用林明默的全身黑衣暗示出其等待情人的孤独和最终被抛弃的悲哀境遇,而用红色暗示陆眉娜的热烈奔放和其玩火自焚的命运,从而达到了一种含蓄蕴藉的效果。

除了色彩意象外,徐訏小说中还出现了诸如 Era、烟圈、灯等诸多意象,《鬼恋》中女主人公“鬼”爱抽一种罕见的名为 Era 的淡醇而迷人的埃及烟,似乎暗示着“鬼”孤高冷艳、不同流俗的人格。同时,Era 或明或灭、若即若离的生命存在形式正是女主人公或人或“鬼”、游离于出世与入世之间的生命写照,而 Era 短暂的燃烧后化为灰烬,也暗示着“鬼”对革命由最初的狂热走向苦闷与彷徨,最终湮灭于尘世的硝烟中。类似的还有小说《烟圈》中主人公吐出的烟圈,它“慢慢地滚动着扩大、扩大、淡起来、淡起来、散开去、散开去,以致消失”,烟圈的这种从扩大到消失的过程明显暗示着人生由摇篮到坟墓的过程,生命的虚无与幻灭感被易碎性的烟圈意象准确地传达了出来。而灯光意象是徐訏小说中出现得比较频繁的意象,如《灯》中,每当“我”被严刑拷打,即将招供革命者罗形累的行踪时,刺人的灯光就会使我晕倒,在这里,“灯”意象明显象征着人性的良知,它能祛除无明,扫尽人性的阴暗;而在《风萧萧》中,“灯光”则暗示着作者对人生爱与美的理想追求,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它只能以熄灭而告终。可以说,这些象征性意象在文本中产生的张力,足以唤起读者的想象与联想,对于强化文本的内在特征、突出作品的主题,营造作品的诗意氛围都有重要意义。

#### (四) 环境景物的暗示性

苏珊·朗格曾经认为:“在通常情况下,当人们打算较为准确地把情感表现出来时,往往是通过那些可以把某种情感暗示出来的情景描写出来,如秋夜的景象,节日的气氛,等等。”<sup>[7]</sup>这一点在徐訏的多篇小说中都有明显的体现,从而使景物也具有了言传人物命运或推进情节的生命张力,如小说

《痴心井》中“我”在准备前去银妮家提亲时对她家周围景物的描写为:

天是阴灰的,雨倒不大,萧萧的风打着树上的残叶,地上都是落叶,几天来似已厚了许多,它在风中蠕动叹息,践在我脚下尤索索作响,四周没有一个人影。秃树上乌鸦傲咕,几只觅食的小雀在地上,见我过去了都飞了起来。我走到断墙残垣的前面,在蹊跷的瓦砾上,远望前面已秃的树林,我希望可以看到银妮<sup>[8]</sup>。

在这里,阴灰的天、萧萧的风、树上的残叶、傲咕的乌鸦、断墙残垣等明显传达出一种凄清悲凉的氛围,而风中蠕动叹息的落叶分明暗示着银妮年轻的生命已经凋落。而在《传统》中,雨声似乎一直没有停歇,“外面还是下着雨,比昨天少,但是从昨天到今天,忽小忽大的竟没有停过,他跑到窗口,窗口的街灯是黯淡的,油亮的马路上闪耀白光,冷落地有一两个行人匆匆地走过。”<sup>[9]</sup>类似的描写在文中一共出现了6次,每当人物心绪烦乱或凶险事件即将发生时,雨声就会出现,让人感觉《传统》中的人物永远生活在一种阴雨连绵、灰暗险恶的环境中,明显暗示出在这些江湖人物的世界里,没有白天和阳光,故事的悲剧感也在这样一种暗示的意义上达到高潮。类似的描写也出现在多篇小说中,如《初秋》中时雨时歇,天气热一阵冷一阵的初秋反而造成一种乍暖还寒的春情,暗示出对婚姻厌倦的主人公李伟乐不时涌动的内心激情,而《黄昏》中夕阳下的雏菊、夜晚淅淅沥沥的雨声则明显暗示了主人公吴觉逊内心的凄凉感和落寞感。

这些环境景物描写或暗示着悲剧的降临,或预示着人物的命运,或暗合着主人公的心境,蕴藉深厚,令人咀嚼回味,无形中增添了徐訏小说的诗意。如上文《痴心井》中的环境描写颇有古诗“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的韵味,《黄昏》中夕阳下的雏菊则渲染了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悲凉意境。而主人公望着窗外的雨声回忆半生颠沛流离生活的场景则分明有一种“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的无限感怀。

#### (五) 细节的暗示性

研究者崔道怡曾指出:“细节应该是作品的支撑点。”<sup>[10]</sup>由此可见,细节描写是小说叙事非常重要的因素。在许多小说中,徐訏也精心设计了一些细节,非常自然地暗示了某些情节,令人回味。如在小说《禁果》中,多次描写到沙美太太及其房间的丝绒装饰,如“丝绒的墙,丝绒的地,丝绒的沙发,丝绒的安乐椅,丝绒般的灯光下是铺着丝绒桌衣的桌子”,

甚至“披着丝绒般的便服的她丝绒般的站起来了……用丝绒般的眼光与丝绒般的声音同他谈”<sup>[11]</sup>。“丝绒”给人光滑、高贵、舒适之感,能激发人内心的某种欲望,它恰到好处地暗示了贵妇沙美太太内心潜藏的欲望与激情,为后文男女主角不知不觉滑落到欲尝禁果的边缘埋下伏笔。这种通过细节来暗示主人公心理的做法让小说无形中具有了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韵味。类似的还有《巫兰的噩梦》中用梦境中的“蛇”意象来暗示男主人公内心潜藏的对帼英的情欲。事实上,对于主人公内心的情欲书写,徐訏往往采用暗示的手法道出。徐訏在童年时期即阅读过《金瓶梅》、《西厢记》等小说,在心理上对于性的描写就作了先入为主的否定,因此,对于其小说中涉及的情欲书写,要么避而不谈,即使偶尔涉及也是通过精心设计细节来暗示的。

而纵观徐訏的小说创作,这种精心设计的细节可谓俯首皆是,甚至某些小说所要展现的主旨和哲理思考都是通过作品中的细节来暗示的。如《痴心井》中,余道文的表姑和银妮都是怀揣着珊瑚心坠井而亡,这个刻有黛玉葬花词和焚稿图的珊瑚心分明暗示着痴心女子的悲剧结局。因此,不少研究者均认为这篇小说塑造了一个悲凄的爱情故事。然而,细读全文,不难发现作者不动声色地4次描写到了一首刻在亭柱上的对联诗:且留残荷落叶,谛听雨声;莫谈新鬼旧梦,泄露天机。这绝对不是一种简单的重复或啰嗦,而是通过对某个细节内容的重复深入,暗示着整个作品的主旨和作者的哲理思考。这里的“天机”其实也就是指命运,暗示出余道文家族中痴心女子的悲剧命运轮回。通过这首对联诗的反复出现,作者明显认为这是上天早已安排好的,人在命运的罗网下逃无可逃。由此可见,好的细节描写不仅能够暗示情节,而且增加了小说主题的多种意蕴的呈现。

## 二 徐訏小说暗示艺术的意义

### (一)形成了徐訏小说简约含蓄的文体风格

徐訏曾在《小说的浓度与密度》中认为:中国小说,向来不讲究浓度。这原因是小说来自说书,说书最要紧就是枝枝节节的拖。拖的办法不外是没有必要的插穿,拖泥带水的形容与卖弄噱头<sup>[12]</sup>。因此,他非常反对小说写作时的淡而冗长,主张尽量压缩小说的篇幅,去掉那些与主题无关的枝节部分,并曾在《论艺文创作中之个人的与民族的特性》中以小说《过客》的英译问题进行过分析。《过客》中他写到一对男女去看电影,但被翻译成英文时却被译者加入了《战地钟声》的电影名称。徐訏认为这种做法毫无必要,与自己的风格很不调合,并说道:“当我在小说中处理这种场合时,我总是只说到‘带了

三张电影票’或者说‘拿起一本书’为止,因为这只是故事的发展有这样的需要。如果说出什么电影或什么书,那么这电影或书一定与小说本身或小说中人物本身有一种象征或暗示的联系。”<sup>[13]</sup>而此处《战地钟声》的电影与主题毫无瓜葛,应直接删除。这种对细节方面的精心安排足以见出徐訏对小说密度与浓度的追求,而这也是其在小说中经常使用暗示艺术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运用暗示,可以用较少的文字表现较多的内容。为此,他在标题的设置上都力求言约意丰,而在人物的命名上也暗含深意,并且善用意象和环境景物的渲染来暗示人物隐秘的内心世界,用精心设置的细节来暗示作品的主旨,从而使其小说文本呈现出简约凝练的风格特征。

同时,徐訏小说中暗示艺术的运用也与其深受中、西文化的影响密切相关。徐訏是一位传统情结很浓的作家,在青少年时期就以很高的价值眼光和艺术趣味去大量涉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并且尤其推崇《红楼梦》,其小说中所塑造的许多人物如《江湖行》中的周也壮、葛衣情都可以从《红楼梦》中找到影子。而《红楼梦》中作者在人物的姓名设置,语言描写,物事道具、意象设置、诗词骈赋、环境景物甚至细节描写上都精心地运用了暗示艺术,或暗示人物的性格命运,或暗示故事的情节,或暗示作者的爱憎情感等不一而足。而纵观徐訏小说中暗示艺术的运用,某种程度上明显有其深受《红楼梦》影响的因素,以致于吕清夫曾认为:“徐訏曾把《红楼梦》推许为世界第一流的名著,其实他的某些著作,尤其是长篇小说,给我的感觉实与《红楼梦》相去不远……。”<sup>[14]</sup>同时,除了古典小说外,徐訏也非常喜欢古典诗词的韵律和意象,不仅在新诗创作中形成了与传统诗歌精神同构的创作个性,而且也将传统诗歌的一些质素如意象、意境以及创作手法中的善用暗示,讲求含蓄等巧妙地借鉴到小说创作中来,形成了其小说世界的浓郁诗意。除此之外,徐訏小说中暗示艺术的运用也与其所受的西方文化的影响有关,徐訏阅读兴趣广泛,不仅涉猎很多西方小说,而且对绘画颇有兴趣,他非常推崇法国19世纪象征派画家萧望奴,而象征派画家往往致力于运用象征的暗示性和华丽的装饰性,在画面上表达他们内在的细腻情感,这种暗示艺术的运用也被徐訏移植到了小说创作中,所以徐訏的许多小说充满了画面感,并且精心设色来暗示主人公的个性以及其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从而使其小说达到了“情在意中,意在言外,含蓄不尽”的效果。

(二)使抽象的情感具象化,促进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流

恩格斯曾说:“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

来说就越好。”<sup>[15]</sup>隐蔽的东西靠暗示透出,暗示的奥妙正在于在作者与读者之间造成微妙的“通感”,由读者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去补充和丰富作者没有写出的部分,领会和理解作者隐蔽的见解,义理。

徐訏的小说非常善于表现人物复杂微妙的内心世界,然而在展示人物微妙的内心世界时作者很少用大段的内心独白,而往往通过描写外在的自然景物、人物的服饰及其颜色、甚至在细节上精雕细刻来暗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例如《盲恋》中数次强调视力恢复后的微翠一改之前经常穿的白色衣服,却喜好黑色的旗袍。细心的读者不禁要产生疑问,作者这样写的用意何在?难道着装的颜色变化仅仅只是主人公视力恢复后喜好的变化吗?显然不是,“黑色”在中国文化中往往象征着沉默、悲哀、绝望、恐怖、死灭等涵义。因此,仔细探究之后不难发现,这或许正暗示着视力恢复后的微翠无法接受梦放的丑陋时内心的绝望,也为她最终的自杀埋下伏笔。在这里,暗示手法能较好地主人公复杂的内心感受具象化,从而促进了读者与作者之间的情感交流。类似的还有小说《风萧萧》中的描写:“有风,我看见白云与灰云在东方飞扬。”这是主人公徐在离开上海前往大后方时的景物描写,全文至此戛然而止。然而,短短一段话却意味深长,作者用白云与灰云的交织很好地暗示出了主人公矛盾复杂的心态。徐在经历了挚友史蒂芬、白苹的死亡以及与梅瀛子的逃亡生涯后内心受到了巨大的创痛,以至于对生活产生了怀疑和绝望,但却无法抛却国民的责任,虽无法抛却生命,却又仍然困于生命的意义,所以会在白云与灰云的交织中走向未知的远方。然而徐作为间谍的前途如何?其到大后方后的战斗是否更加凶险?作者暗示主人公的矛盾心态究竟是想表达什么?这一切都让文本无形中充满了张力,需要读者根据自己的阅读经验来进行想象、填充,从而确保了读者审美经验的最大化。

因此,徐訏小说中暗示艺术的运用某种程度上

也使其文本成为了一种开放性的叙述文本。对于这种开放式的叙述文本,读者不再是单纯的被动消费者,而是主动的积极参与者,只有在文本内容规定性制约的前提下,反复地阅读,融入自己已有的知识和见解,才能达到理解文本的彼岸。

#### [参考文献]

- [1]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1.
- [2] 伍甫编.西方文论选(下)[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258.
- [3] [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7.
- [4] 徐訏.自杀[M]//徐訏文集:第8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8:422.
- [5] 施军.叙事的诗意:中国现代小说与象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32.
- [6] 徐訏.鬼恋[M]//徐訏文集:第4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8:142.
- [7] [美]苏珊·朗格.艺术问题[M].滕守尧,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87.
- [8] 徐訏.痴心井[M]//徐訏文集:第5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8:288.
- [9] 徐訏.传统[M]//徐訏文集:第7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8:109.
- [10] 崔道怡.小说课堂[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18.
- [11] 徐訏.禁果[M]//徐訏文集:第6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8:331-332.
- [12] 徐訏.小说的浓度与密度[M]//徐訏文集:第9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8:481.
- [13] 徐訏.论艺文创作中之个人的与民族的特性[M]//徐訏文集:第11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8:65.
- [14] 吕清夫.徐訏的绘画因缘[M]//陈乃欣.徐訏二三事.台北:尔雅出版社,1980:264.
- [15] 恩格斯.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M]//张建林,王立柱.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原著英汉对照选读.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249.

## The Conference with Respect to Artistry of Hint in Xuxu's Novels

JIN Feng

(Taizhou University, Linhai 317000, China)

**Abstract:** Xuxu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e is good at using artistry of hint in the creation of novels. It is evident in the headline setting, the name of the person, the choice of the image, the scenery description and the details setting in the parts of his novels. On the one hand, the usage in artistry of hint can make the abstract emotional realization and encourag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writer and the reader; on the other hand it makes Xuxu's novels presenting a simple implicit style.

**Key words:** The Xuxu novels; artistry of hint; briefness and implication; means of representation